

司马龙飞 著



奇风英侠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至宝突然下落不明，翻开了武林前辈三十年前的宿仇，引发了中原武林十八年前的一桩恩怨。正邪两派为了得到那件神秘的武林至宝，各遣高手，涉足中原，斗智斗勇，各展手段。逸情双侠的高徒欧阳承明，得聪明美丽的侠女玉蝴蝶和刘茹英之助，凭着超绝的武功，博大的胸怀，仁厚的爱心，周旋于正邪两派之间，化解了宿仇，了结了恩怨，使失散十八年的父女重新相聚，三十年的仇隙化为云烟。此书熔友情爱情亲情和武功武学武德于一炉，引人入胜，余韵悠长。

I247.5

3879

(1)

一	武林血案	1
二	古都侠影	20
三	三派联手	41
四	三泉汇流	61
五	华山极顶	81
六	天地一局	101
七	陈抟遗迹	121
八	竹林奇遇	142
九	二恶谐趣	161
十	塞外寻踪	183
十一	大漠历险	201
十二	雁荡投书	222
十三	险象环生	242
十四	风雷仙子	262
十五	崆峒老怪	281

一 武林血案

新月初上，远山朦胧。苍凉的古道，覆盖着齐腰深的茅草。萧杀的秋气早已榨干了万物的绿汁，扼杀了它们的生机。不知是哪辈子栽下的一棵歪脖子老柳树，树皮干裂，枝叶稀疏，可怜惜惜地立在路边，如同一个垂垂老者，面对远山古道，艰难地叙说着人世沧桑。

远远地传来几声猿鸣，几声虎啸。栖息在柳树上的乌鸦象是受了传染，也“呱呱”地叫起来。千年古道在这猿鸣、虎啸、乌啼之中，显得更加神秘和恐怖。

忽然，一匹骏马疾驰而来。骑在马上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。他身背行囊，腰挎宝剑，头上挽着英雄结，身着深色劲装。急速而有力的马蹄声，惊起了树上的乌鸦。乌鸦哀鸣着向远方飞去，把这里的神秘和恐怖带到了遥远的地方。

骏马奔驰。“得得”的马蹄声，在这沉寂的黄昏里，给这千年古道越发增加了几分神秘，几分恐怖。

年轻后生似嫌骏马不够疾速，口里不停地说：“神驹，快点，再快点！天亮之前若不能到达，可就要坏了大事了。”

神驹似通人性，长嘶一声，荡开四蹄，追风逐电般地向前奔去。

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。十几户人家临水结庐，依山架房，因而显得十分零散。村子三面环山。山上松柏葱郁，竹篁列植，把这个小山村掩映在浓厚的绿荫下。清澈的

溪水从村前流过，“淙淙”有声。

四更时分，本该是夜深人静。可村中一所高大的院子里，却是灯火通明，吵吵嚷嚷。

院子正中，坐着一个年届花甲的老者，身后立着两个武士打扮的男子。再后，十几个壮汉手执兵器，站成一排。他们一个个神色凝重，视死如归。他们对面是一对青年男女，男的贼眉鼠眼，猥猥琐琐，女的却是明眸皓齿，风情万种。这样一对男女混在一起，真让人觉得不伦不类。

年轻女子站立当院，笑盈盈地对老者施了一礼说：“刘老爷子，奴婢好话说了几箩，您就真的不肯给点面子吗？”

“不是我不肯给女侠面子，实在是老汉没有女侠要的那种东西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女侠是女流中人，应该知道这个理。”老者不卑不亢。

年轻女子听罢，一阵长笑。

“刘老爷子太不爽快了！如果根本没有那档子事，奴婢也不敢来宝庄讨扰了。以您刘老爷子的威名，哪个不要命的敢在您太岁头上动土？更何况，刘老爷子还调教出两个名震武林的高徒呢？”

老者身后的两个武士闻此言语，勃然大怒，道：“师傅，让徒儿向这两个狗男女讨教几招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本大爷正觉得手痒，和你们两个小子走两招，让你们长长见识。”年轻女子身边的那个男人挺身而出，说话间，手中已多了一双判官笔。

老者料知今夜的事情不能善罢干休，用手捻了捻胡须，道：“老汉一再说明没有女侠所要找的东西。女侠不信，老汉也没有办法。倘若你们懂点为客的道理，客客气气地报上名姓，说一说为何找那样东西。老夫若觉有些道理，或许会让

二位在这院子内外找上一找。象这样无理取闹，任谁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年轻女子听罢，又是一阵长笑。笑声在山村回荡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从刚才的笑声中，老者已听出此女子功力非凡。这一笑，老者已觉得此女子的功力决不在他之下。老者想尽快了结此事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女侠若肯见告芳名师承，为何认定所要找的东西在老夫家中，老夫一定大开方便之门，说不定还会派徒儿们帮女侠查找。”

“刘老爷子不必这样客气。我们兄妹都是无名之辈，只是偶而得知刘老爷子有一件稀世之宝，这才冒昧前来，想开开眼界。想不到老爷子竟如此小气。都说好男不跟女斗。我一个年轻女子，向您老爷子求了半天，您就不肯大大方方地让奴婢见识见识么？”

“若有什么稀世之宝，让你们看看又有何妨！老夫就这么一所家院，有什么宝物，宝在何处，请女侠示下，老夫让徒儿帮女侠找来就是。”

“这个可不能说。刘老爷子这么小气，说出来后，老爷子不让我们看，把我们请到地穴中招待一番，我们就消受不了了。”年轻女子说罢，向老者道了个万福，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还是饶了我们罢，地穴是老爷子的宝地，我们怎能消受得起。”

老者知道硬打硬拼无绝对把握取胜，想利用这院子里的暗道机关，制服这一对男女，问出幕后主使，再作计较。谁知这女子竟然知道院子里设有机关！是谁向这对神秘的人物泄露了机密呢？老者回过头去，朝身后扫了一眼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天快亮了，老夫要休息片刻，你们好好招待二位

贵客。”

众人闪开一条路，老者缓缓地走进房内。

就在老者起身离去的时候，那女子又是一阵长笑。笑声未绝，只听突然响起几声惨叫，几名武士口出鲜血，颓然倒地，已然断气。

“老爷子既然不肯让奴婢一饱眼福，奴婢只好问你这两个得道高徒了。”

年轻女子说罢，一声轻叱，欺身直上，向老者的首徒袭击。那个男子大开杀戒，一双判官笔神出鬼没，眨眼间又杀了几个武功稍弱些的武士。还有几个武士还没搞清怎么回事，就稀里糊涂地一起进了鬼城。

“贱人，休得放肆！”立于老者身后的两个武士早已掣剑在手，一左一右，急攻年轻女子。

“二位大侠如此赏脸，奴婢怎消受得起！”年轻女子只凭着一双纤纤素手，和两个武士过招。她身法奇快，招式变化莫测，一双素手强似一双宝剑，逼得两个武士联剑自保。

老者原想调整地下机关之后再和这一对男女动手，不料刚进得室内，院内的局势已然大变，惨号声不绝于耳。突然，他听到一声惨厉的呼喊“师傅！”

老者心头凜然一惊，闪身来到院中。

但见血流满地，尸藉横枕。转眼间，他的众多徒弟已惨死敌手，两个高徒已有一个身负重伤。

年轻女子一边急攻，一边笑嘻嘻地道：“刘老爷子，您调教出来的两个高徒那么不懂事，联剑来杀奴婢。您也不管教管教。”

年轻女子说着，手下一点也不留情，闪电般地朝一个武士的琵琶骨抓去。

眼见首徒要遭毒手，老者双掌齐出，一掌将首徒推到一边，一掌朝年轻女子胸前击去。

“刘老爷子竟是一个登徒子，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还这么不要脸，欺负女流之辈。”

年轻女子见老者出掌进攻，急避掌风，接着以掌化剑，向老者的手腕斩去。进攻，闪避，撤掌，以掌化剑再次进攻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妙到毫巅。

老者急忙撤掌，略作收势，双掌平平推出。这看似平平常常的一推，实则是威力无比。

年轻女子只觉得一股强劲的力道迎面击来，其势如排山倒海，汹涌而至。她避其锋锐，脚尖一点，凌空掠起，也顺势还了一掌。

习武之人推掌，劲道蓄于掌心，力量却来自双腿，借蹬地、探身、收胸之际将掌力吐出。年轻女子却能凌空击掌，劲道无比，令老者十分震惊。

老者在掌法上浸淫了几十年，一双肉掌不知打败了多少成名英雄，令多少绿林豪杰俯首称臣。他自视甚高，以为除了久已封剑的逸情双侠之外， he可以和任何一个武林同道在掌法上一比高低。可是，如今不知从哪里冒出这样一个妖媚无比的女子，掌法、力道竟然如此厉害。这不禁令老者心中大骇。

一念之下，年轻女子已掠到了他的身后。老者忽觉身后掌风如剑，转身防卫已然不及，便急侧单掌迎击。

年轻女子见有机可乘，运足掌力，与老者对了一掌。

老者的铁砂掌，属刚猛一路，与年轻女子柔和茱萸的手掌刚一接，顿觉劲道全失，急忙收掌。朝后来了个“铁板桥”，避开了致命的一击。

老者仰面倒下之时，猛然发现手执判官笔的汉子已把他的两个高徒迫在下风，判官笔正向首徒的前胸点去。老者无暇多想，双足用力，借势朝那汉子撞去。

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和两个武士酣战半天，眼看就要得手，后背忽然受到沉重的一击，劲道稍缓，笔走偏锋，在首徒的右臂上划出了一个道深达寸许的血沟。

老者借势后冲，虽然救了徒儿一命，但是却疏于防守，收身之时，左脚踝骨被那年轻女子一掌击中，踝骨折断，露出白森森的骨碴。

“明儿进屋，柱儿与我守定门户。”老者临危不乱，一手将受重伤的二徒弟陈晓明从窗口掷进室内，单足站定，蓄掌待发。柱儿剑交左手，守护在师傅身边。

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被老者一头撞得热血翻涌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年轻女子纵身来到他跟前，摸出一粒药丸让他服了下去。

“师兄，感觉如何？”

“没事。看我怎样收拾这个老不死的。”汉子服过药后，精神大振，手执判官笔又攻上前去。

老者得了片刻的机会，由柱儿搀扶着，缓缓地朝门口靠去。

年轻女子哪里会容他们进入屋内？身影闪动，手中已多了一柄软剑，与那汉子一同攻了上去。

年轻女子的身手何等快捷，但见剑光一闪，柱儿搀扶师傅的那条手臂已齐肩斩断。老者失去扶持，自知难免一死，运足力气，朝后撞去，竟然破墙而入。

谁知，就在他破墙而入的同时，年轻女子手臂陡长，一剑刺中柱儿的左胸，接着又尾随而至，手腕一抖，已在老者

身上挑了几个窟窿。

老者情急生智，在身体落地的刹那间启动了室内的机关。只听“嚓嚓”一阵响声，先前被掷进室内的陈晓明已没了踪影。

年轻女子听得响声，剑尖一抵老者前胸，借势退了出来。

停了一会，不见有什么动静，年轻女子便和师兄从撞开的墙洞中跃入室内。

室内灯火依然亮着。老者仰面躺在地板上，面色苍白，鲜血从数处洞中渍出。看样子，老者已经是生存无望了。

年轻女子深恐再生变故，用剑抵住老者的咽喉，道：“刘老爷子，到这个份上，还不肯把宝物的去向告诉奴婢吗？”

老者那满是仇恨不解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年轻女子，一缕鲜血从嘴角流出。

东方泛白的时候，一匹骏马口吐白沫，沿着溪水，朝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奔来。不用说，骑在马上的正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。

他来到村中的那所大院门前，翻身下马，急匆匆地闯进院子，不由得惊呆了。但见院中血流成河，遍地尸首。死者大多是由判官笔所伤，情况十分悲惨。年轻后生来到那被撞开的墙洞前，见一老者身被数创，已僵死在那里。

年轻后生奉师命下山，来此山村，保护刘家一门老小。虽然在天亮前赶来了，但敌人已抢先了一步，刘家一门老小已然遇害。

后生仔细察看，发现一场恶斗是刚刚过去不久，喊道：“还有人么？还有人么？”

明知院中这些人都早已死去，后生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想找一个活口问问情况，再作道理。

喊了几声不见回应，后生失望地转过身去。正要走开，忽听室内有一种异样的声音，后生警觉地拔出佩剑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浑身是伤的人从屋里艰难地爬出。此人正是陈晓明。

“你何人？刘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那人反问道。

“我是奉师命来保护刘大侠一家老小的。没想到敌人抢先下手，致使刘大侠一家惨遭杀害。你是刘家的什么人，为何这个样子？”

“既是朋友，我就如实对你说罢。昨晚三更时分，突然闯进来一男一女，逼师傅交出一件什么宝物。师傅带着我和师兄柱子及十几个家院同他们理论。那一双男女见师傅坚决拒绝，就下了毒手。我被打成重伤，是师傅退进室内的时候，启动机关，把我送入地穴的。我受了重伤，一掉进地穴就昏了过去。刚才朦朦胧胧地听到有人喊，就启动机关，慢慢地爬了上来。”

“他们向刘大侠要什么宝物？”

“师傅平生乐善好施。退隐以来，耕田植桑，自食其力。闲暇之时，指点我和师兄习武。师傅一向重义轻财，早年走镖，凭一双铁砂掌威震武林，所得钱财悉数散给武林同道和那些缺衣少食的苦难人。时至今日，仍是家无余财，哪里有什么宝物？”

“刘大侠都有些什么亲人？我担心敌人在刘大侠这里没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会到别处寻衅。”

“师傅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茹英。三年前师叔来看望我

师傅，把她带上了太行山。师傅想念女儿，原准备让我今天动身去太行山，代他去看望茹英师妹。我已经不行了，求壮士把这样东西交给师妹，告诉她一定要好好保存。”

后生接过那个用红绸子包裹的小盒子，道：“我决不辜负你和刘大侠的重托，一定亲手把这件东西交给你的师妹。”

“我师叔姓俞，在两河一代，你只要……—……—提……”

陈晓明失血过多，话还没说完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后生把红绸布小盒子放入行囊，找村民把刘大侠和两个徒弟的尸体运到山脚下掩埋好，搬来一块巨石放在坟前，伸指在石上写下了“刘中宇大侠之墓”几个字。指尖过后，石粉下落，留下了深深的指痕。

后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，道：“刘大侠，我欧阳承明一定要抓住元凶，为您报仇！”

又是一个黄昏。

那天，欧阳承明离开了小山村，策马向北方疾驰。连续几天的旅途奔波，欧阳承明略感劳累，天近黄昏，就投店准备住下了。

“店家，有没有清静的房间？”

店家忙迎上来，道：“壮士，二楼的几个上等房间全让人包下了。楼下倒还有一个空闲的房间，虽说离楼道近了点，可来店都是投宿的，谁也不会故意打扰别人的。”

“附近可还有客店？”

“不瞒壮士说，此去洛阳还有将近一天的路程，中间没有一家象样的客店。我们这个镇子，倒是另有几家小店，不过都是小茅草房。壮士如若不信，不妨去看一看。噢，您

看，又有客人来投宿了。待壮士回来，这个房间早让人包下了。”

欧阳承明略一迟疑，道：“好吧。先把马给我喂上，然后送两斤牛肉、一盘烙饼、一壶老酒来。”

“好咧！”店家答应一声，牵马进了马厩。

欧阳承明刚刚住下，店小二就送来了一盆热水。欧阳承明擦了几把脸，然后就一边烫脚，一边问店小二。

“小二哥，这是什么镇子？”

“壮士是初到中原吧？这里就是有名的陈家堡，早年与汴京附近的朱仙镇一样，名头大得很。”

“陈家堡？著名武师陈三刀可是这里的？”

“壮士还算有点见识。陈三刀陈大侠是鼎鼎有名的人物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，荆楚有个刘一掌，中原有个陈三刀，若到两河走一走，还有一个俞二豹。他们三个同师同门，各在一方扬名立万。”

“你说的刘一掌，可是铁砂掌刘中宇刘大侠？”

“除了他还会是谁？听人说，他们师兄弟当初同师学艺，刘大侠学得了师傅的铁砂掌；俞二爷擅长蹑云剑；陈三爷原来学习枪术，六合神枪已窥门径，后又改学五虎断魂刀。临下山时，师傅又传授给他三个绝招。陈三爷凭着三式绝招，打遍武林，罕见对手，因而搏得个陈三刀的称号。”

听说陈三刀是刘大侠的师弟，欧阳承明想立刻把刘大侠遇害的消息告诉他。但转念一想，天色已晚，不便讨扰，不如明日再登门拜访吧。

欧阳承明投宿的一幕，住在二楼的那一对男女尽收眼中。

“又是一个会家子。师兄，你下去打探打探，摸摸他的

来路。”年轻女子道。

“摸清之后有什么奖赏？”

“赏你一个耳光。”

“赏个耳光也好。能被师妹的玉手打上一巴掌，那滋味还是够消魂的。”

“少贫嘴，快去快回，还有正事要干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那个被称作师兄的男人上来复命了。

“师妹，那个后生似乎知道刘中宇那老贼。”

“这有什么稀奇的。以刘老爷子的名头，习武之人哪会不知。还有什么情况？”

“听店小二说，陈三刀有几式绝招，我们需多加注意才是。”

“什么绝招！在本姑娘看来，不过是一些花拳绣腿，中看不中用。”

“师妹切记不可轻敌。陈三刀他们的师傅人称闲云野鹤，功力非凡，即使是我们的师傅，当初也是畏他三分。”

“这些草包徒弟哪能和闲云野鹤相提并论？不是本姑娘说大话，当今武林，除了逸情双侠，别的武林人物，本姑娘统统不放在眼里。好了，你去休息片刻，三更时分，我们准时动手。”

欧阳承明吃饱喝足，倒头便睡。

约摸三更时分，他忽然警觉地坐起身来，侧耳静听。楼道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仔细一听，是两个人自楼上下来。他用长剑挑开窗帘的一角，见两个身着夜行衣的人向外走去。

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欧阳承明思考片刻，不觉哑然失

笑。看背影是一男一女。一男一女深更半夜鬼鬼祟祟，结伴而出，非偷即盗，非奸即杀，反正不会有什么好事。唉，算了，刘大侠的事情还没了结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

欧阳承明再次和衣躺下，很快就又睡着了。

黎明时分，他再次被那熟悉的脚步惊醒。干卿何事？他翻了一个身，又睡了起来。连续奔波，他确实太疲劳了。

“壮士，吃早点了。”

店小二的敲门声，唤醒了熟睡的欧阳承明。

欧阳承明急忙起身，开门让店小二进来。

“壮士，您用过早点赶快走罢，镇子上发生了大命案了。地方已经飞报官府，县里的捕役很快就会到。”

“什么样的命案？”

“陈三刀一家昨晚遭到了毒手，一家老小没留一个活口。陈三刀死的更惨了，胸前捅了好几个窟窿，颈上还有一道剑伤。那个惨呀，让人目不忍睹。”

“你说是陈大侠一家遇害了？”

“是啊！楼上那对夫妇听到这个消息，害怕受牵连，一早就走了。”

神秘的男女夜出，陈大侠被杀，这里面会有什么文章呢？凭直觉，欧阳承明感觉陈大侠遇害，必定与这一对神秘男女有关，不然，他们为何一大早就急急忙忙离开呢？

“壮士，请用早点。”

“小二哥，那对夫妇朝哪个方向去了？”

“好象奔洛阳方向。”

欧阳承明不及多想，摸出一锭银子交给店小二，早饭也顾不得吃，骑马朝洛阳方向追了下去。

“今天真是交了好运了。那对夫妇刚给过两锭银子，这

位壮士又给了一锭。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没福之人累断肠啊！”

店小二望着飞奔而去的骏马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短短几天内，刘、陈二大侠全家遇害的消息，传遍了中原武林，惊动了少林高僧。少林寺四大长老皆知刘、陈二侠乃是武林正派人士，平日广积善缘，除暴安良，扶正去邪，中原和荆楚武林有口皆碑。这样两个知名人物遇害，四大长老自不能充耳不闻。他们即时传谕达摩堂和藏经楼二位方丈，交待任务。

“刘、陈二位侠士都是武林正派人士，如今皆不幸全家遇害。他们还有一个同门师兄弟，现在太行山居住。此人姓俞名杰，武功远在刘、陈二人之上。其师闲云野鹤贪恋云游，把本门事务交付俞杰执掌。闲云野鹤与我少林渊源颇深。他的弟子遭难，我等不能袖手不管。即着令达摩堂选派得力弟子，飞报太行山，帮助俞杰御敌；藏经楼派人，迅速查清刘、陈二侠士被害的真相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

达摩堂方丈领命后，即派达摩堂两大护法慧智、慧远前往太行山。

藏经楼方丈则即时传令各地的俗家弟子，让他们尽快查清真凶，飞速报来。

就在少林长老令弟子追查凶手的时候，距少林寺不远的洛阳又发生了几桩血案。

九朝古都洛阳繁华依旧。这里人杰地灵，商贾云集，钱庄货栈，栉次鳞比，歌楼舞馆，触目可见。商贸发达，自然就镖局众多。王城东西，有名号的镖局就有十几家，其中有几家是陈三刀的。

陈家镖局总舵被人血洗，设在洛阳城的几家分号还未来得及转移，就一夜之间同遭血洗。作案形式与前两次一样，都是极端残忍，不留活口。

众多少林俗家弟子多方打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，只是听说一男一女两个客商曾经打听过洛阳镖局的情况。客商为了货物钱财的安全，请人护镖之前，先打听打听镖局的信誉、实力、行情，也是情理中的事。所以，当少林弟子把这个情况告诉藏经楼方丈的时候，方丈并没有多加留意，只是吩咐众弟子继续用心追查。

血洗洛阳陈家镖局分号的，还是那一对男女。

那天在陈家堡，他们半夜出动，直奔陈三刀家。先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护院，接着又摸到了陈三刀的卧房。也是合该那天有事，陈三刀一向是随身携带兵刃，可那天晚上，他忽然心血来潮，要和年轻美貌的二姨太乐乐。陈三刀年逾五十，膝下无子，就又纳了一房，指望二姨太给他生下一男半女，经常在二姨太那里留宿。出事那天晚上，他吩咐家院好生看守，就又进了二姨太的卧房。一进卧房，二姨太即知其意，忙上前来替他宽衣解带。这时，陈三刀才想起忘记带了那把为他扬名立万的鬼头刀。待要去取，又恐拂了二姨太的兴致。再说，他当时正是欲火中烧，无暇回去取刀，就抱起二姨太上了绣榻。二人都极有兴致，颠鸾倒凤折腾了半夜，直到二人都觉疲倦时，这才作罢。

那对男女收拾了护院，从一个婢女口中问出了陈三刀的寝处，来到陈三刀的卧房。当他们拨开门栓，走进卧房的时候，陈三刀才警觉，但为时已晚。他一无兵刃，二又不能赤身裸体与敌人过招。所以，当那个年轻女子的软剑抵住他的